



宋诗依 说天津话的网红合唱团团长

文 楠野



宋诗依

凌晨1点，办公室里的灯光依然明亮。在结束了三个小时的合唱直播后，宋诗依稍事休息，又马上和新媒体团队复盘了直播数据，并完成了这场直播的视频剪辑和发布。随后，她用一条朋友圈结束了忙碌的一天：“晚上直播三个小时，演唱四十余首合唱作品，两个平台共‘涨粉’2.3万，共200万人看过直播。让合唱浸润到每个人的生活，通过合唱提升生活质量、审美，是‘松狮团’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声音和了人才和，人和家才和，家和才会万事兴。”当天早上9点，她又准时出现在排练厅，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宋诗依每天最多睡六个小时，这样的作息，从三岁半第一次触碰钢琴键那天起，就成了她生命的基准节奏。“现在回想起来，学钢琴教会我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如何把一首乐曲拆解成一个个乐段，逐个啃下难点，最终奏出完美的乐章。”她这样总结道，“这个习惯从童年时就已养成，这不仅是学琴的诀窍，更成为我面对人生难题时的思维方式。”

钢琴教会我拆解乐句 心理学教我探索人心

1991年，三岁的宋诗依第一次被父亲抱上琴凳，开启了她的音乐之旅。没有音乐世家的光环，只有父亲那句朴素的“小女孩学学钢琴挺好”。然而，看似随性的选择背后，是父亲极为严格的要求，“既然学，就要尽全力学好”这句话，伴随着宋诗依的整个童年。上学时，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天练琴三个小时；寒暑假，更是开启八小时起步的“魔鬼训练”。

学琴路上布满荆棘，刮奏指法成了宋诗依最痛的难关。那时她还在上小学，手指干瘦稚嫩，每次手指背面快速刮过琴键时都会磨得生疼。有一次练习后，她右手两个指节蹭掉了一层皮，碰一下就像被火燎过似的。母亲心疼地给她涂药，劝她休息几天，她却摇摇头继续练习。从那时开始，“要么不做，要做就做到最好”的信念，就已经随着疼痛深深烙进她的生命里。

创办音乐学校 参加国际比赛

谈及从钢琴演奏转向合唱指挥的缘由，不得不追溯到宋诗依的大学时光。原本湖北大学有自己的合唱社团，宋诗依最初凭借专业的演奏水平，成为合唱团的钢琴伴奏。然而，艺术理念的鸿沟很快显现——当其他社团成员只是把合唱视为课余消遣的时候，宋诗依对音乐细节的执着追求，在这种宽松的氛围中便显得格格不入。“我已经深深喜欢上了合唱这种艺术形式，于是我想，不如组建一个自己的合唱团，聚起一群和我理念相同的人。”宋诗依回忆道。

北京大学森林合唱团的诞生，诠释了“无门槛的高追求”这一标准。招募时，宋诗依唯一的要求便是“热爱”。面对一群连五线谱都认不全的学生，她身兼指挥与乐理导师，将这支团队一步步带上了国际舞台。也正是这段经历，为她的音乐教育生涯打下了基础。

研究生毕业以后，尽管在国外已签约合唱团，也拥有了丰富的伴奏经验，但宋诗依还是选择回国，投身教育行业，成为北京现代音乐学院的一名教师。这段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经历让她思考：“好的教育不仅仅要传递知识和技能，更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意志品质，这些越早开始越好。”2021年，她又踏上了新征程，回天津创办纯音程音乐学校。

学校创办初期，不少家长对她的严苛要求表示不解。合唱团的学生每周一次排练，全年请假超两次就会被要求退团；上课掉笔、打哈欠要扣分；连水杯摆放的位置都有明确规定。

“不过是个艺术培训班，何必这么较真？”有家长质疑，但宋诗依却说：“合唱是倾听与协作的艺术，规则不仅是约束，更是通往集体共鸣的

桥梁。”事实证明，这些看似严苛的要求，悄然改变着孩子们——曾经坐不住的孩童能专注练习两个小时，生活中散漫的学生学会了主动整理内务。当教育成果化为品格的蜕变，口碑自然不胫而走，越来越多的家长慕名而来。“我们不只是来学才艺的。”一位家长说，在宋老师这里还能打磨心性、培养思维习惯，可以让孩

子受益终生。

2024年7月，第13届世界合唱比赛在新西兰奥克兰举行。出发前，宋诗依坚定地对孩子们说：“记住，我们这次去参加比赛不是要学习别人有多好，而是向世界展示你们有多棒！”她给孩子们报名了两个组别的比赛，最终全部夺冠，并拿到了一个26.02分的全场最高分，比第二名高出4分多。

作为一家“全年龄”的音乐培训机构，越来越多以家庭为单位的学员加入，这让宋诗依感到欣慰：“家庭氛围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当越来越多的家庭，饭后的休闲时光是一家人即兴唱起和谐的旋律，才说明音乐真正融入了百姓生活，全民艺术素养的提升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

然而，宋诗依的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新冠疫情发生后，线下教学受到冲击。学校的初创团队中，十位股东退出了八位，空荡荡的会议室只剩宋诗依和另一位合伙人相对无言。一道难题摆在面前：是收缩战线艰难求生，还是逆势扩张？宋诗依作出了决定——变卖所有家当，全部押注在事业上。“很多人认为我这是一场豪赌。”宋诗依回忆，“但我坚信，教育是需要长期投入的事业，我看重的是人们对精神生活的渴望。”终于，2023年年初，她的合唱学校迎来了春天，学员人数从最初的十几名发展到上千名。

合唱团直播火爆 全网“粉丝”百万

真正让宋诗依走进公众视野的，是2022年9月，她带着“松狮小依依和它的团”闯入直播赛道。看过早期直播的网友都知道，这个合唱团最初的成员有十六名。和大学时一样，宋诗依挑选团员的标准仍然只有“热爱”二字。还因为这两个字，她知道要进一步提升水平，就一定要让合唱团转向职业化，这意味着团员们要放弃稳定的工作，全身心投入。最终，八名团员选择留下。

初期，直播间只有二十多个观众，直到2022年12月24日的那场“咳嗽直播”成为转折点。当时团员们集体病倒，正在康复期，直播镜头里，每唱完一首歌，团员们都不得不停下来，或是清嗓子，或是剧烈咳嗽，但只要开始演唱，就会一秒进入状态。正是这不加修饰的真实打动了观众，直播间一度飙升到4万多人，留言刷屏：“这种状态好真实呀，但是好有生命力！”被他们的坚持感动了。”

现在，松狮小依依和它的团全网“粉丝”已有100多万人，其中一位网名为“小饿魔爱次肉”的朋友，给宋诗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每次都会录制直播间的画面，精心剪辑后，再分享出去，俨然是合唱团的义务宣传员。而宋诗依总会亲切地用“小饿魔”来称呼她，也记得这位朋友最爱点的一首歌是《这个世界那么多人》。后来宋诗依才知道，这位山东姑娘身患

绝症，在她孤独的抗癌时光里，直播间的音乐和大家的陪伴成为她的精神支柱。“今年年初，我们在线下见面，特别遗憾的是，‘小饿魔’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她依然对生活充满热爱，对音乐满怀执着。”宋诗依说，在她的笑容里，自己能深刻地感受到“音乐可以是照亮生命的光”。

随着合唱团火爆出圈，不少同行开始复制他们的直播模式，从直播间布景到人员组合，甚至分屏播放的镜头设计都原样照搬。宋诗依却始终充满信心：“我们可以被抄袭，但永远不会被超越。”这底气源自哪儿？她这样回答：“可能和我的心理学背景有关吧。我一直认为，做音乐最能抓住人心的不是自我展示，而是情感共鸣。许多歌手会忍不住炫技，但是我们更希望让观众觉得，他们自己也能歌唱，也能从音乐里获得力量。”

她带领团队将原本耳熟能详的流行歌曲改编成颇具艺术价值的合唱作品，老歌新唱，让观众轻松参与。直播时，成员们从不端着架子，时不时甩出几句天津话，那股子幽默劲儿总能瞬间“点燃”手机屏。最受网友欢迎的歌曲《说学逗唱》，更是把这种特色发挥到极致，当最后一句“张二伯说马大哈，您了干嘛嘛不行”以地道的天津话念白作结语时，直播间的观众立刻沸腾了，满屏都是“太哏儿了”“就等着听最后这句天津话呢”“听完浑身舒坦”！正是这种接地气的创作理念，让他们的直播间吸引了从幼童到“银发族”的庞大受众。



宋诗依

天津人，“85后”，合唱指挥家、松狮小依依合唱学校创始人。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钢琴艺术指导硕士，心理学硕士，英国“天堂歌手合唱团”签约女高音。

有趣的是，随着松狮小依依和它的团影响力持续扩大，人们开始用“松狮小依依合唱学校”来称呼“纯音程”。就在今年5月，宋诗依从善如流正式将机构更名为“松狮小依依合唱学校”。她笑着说：“听大伙儿的，我敢肯定，大家自发赋予的名字更有生命力。”

为了让观众从单纯欣赏变为主动参与，宋诗依推出了“合拍计划”。团队精选热门曲目，录制专业和声作为背景音，把主旋律的演唱留给观众，他们只需点击视频页面中的“合拍”按钮，就能与团队“隔空合唱”。首个合拍作品刚一上线，播放量就超过600万次。如今每段视频都能收到上千条观众反馈的合拍唱段。这种沉浸式互动，不仅让更多人体验到合唱的乐趣，更意外带火了耳返设备。不少观众在参与合拍后恍然大悟：“原来歌手戴耳返不只是为了耍帅，而是要精准捕捉和声节奏！”

宋诗依的故事仍在继续。她像拆解乐谱一样梳理着人生的音符，演奏出美好的旋律。她说，自己会一直坚持，让更多的人看到音乐并非曲高和寡，它可以流淌在每个人的心田。

宋诗依访谈
以民间曲调绘声音地图
制作一张唱片走向世界

问：在您多元化的身份标签中，青年合唱指挥、钢琴演奏者、音乐教育者，哪一个更贴近您对自己的定义？

宋诗依：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我最认同的是“创业者”这个角色。对我来说，创办合唱学校，运营松狮小依依和它的团，不仅是商业行为，更是实现社会价值的平台。经济收益固然重要，但我的终极目标是通过商业反哺教育，比如将企业盈利投入音乐普惠项目，让更多的孩子能接触艺术。

而成为教育家是我的理想，现在作为一名教师，我正在努力向这个目标前进。教育不该局限于知识灌输，而是要塑造完整的人格。我希望通过课堂教学、线上直播传递这样的理念：比分数更重要的是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审美的眼光，以及对社会责任的认知。我坚持做全年龄段音乐教育，因为当父母在音乐中获得成长，家庭的美育环境就会改善。教育从来不是孤立的学校行为，而是社会生态的共建。

问：您为什么那么坚定地从表演的舞台转向教育领域？这个选择是否经历过内心的挣扎？

宋诗依：其实这个转型非常自然。早在湖北大学带合唱团时，我就发现音乐教育有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力量——学生在排练中学会的不仅是音符，更是团队协作、自我表达的能力。表演者的高光时刻只属于个人，而教育者创造的是指数级的影响，这个过程就像种树，可能十年才能看见树荫，却能滋养几代人。

问：在跨文化音乐实践中，您如何平衡西方技法与中国传统音乐的融合创新？

宋诗依：在英国学习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西方听众对中国音乐充满好奇，但我们的传播方式总像在展示“古董”，让他们有距离感。我希望做中国文化的输出者，努力探索如何将中国传统音乐推向世界。我们尝试过很多改编，比如在《乌兰巴托的夜》这首歌曲里融入了“呼麦”，虽然受到一些专业人士的质疑，认为我用西方音乐的发声方式拟声“呼麦”不够专业，但我觉得这是一种尝试。以西方熟悉的音乐语言作为切入点，能够有效降低文化理解的门槛，激发外国人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兴趣。

问：您如何看待现在的火爆，未来目标是什么？

宋诗依：现在的成绩就像登山时看到的第一个路标，松狮小依依和它的团离真正“破圈”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憧憬着朝一日我们的原创唱片能斩获格莱美奖，为此，我选择沉淀下来专注打磨作品。去年我们举办了十二场全国巡演，今年缩减到两场，就是想腾出更多的精力去创作。演出主题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大好河山》。我们计划在这两场演出中，用33个地区的民间曲调和唱法“绘制”声音地图。这些作品会被不断打磨，最终制作成一张能走向世界的唱片。我知道这个过程会很漫长，也会面临很多困难，但我不怕放弃。当有一天，西方听众能像他们熟悉爵士乐一样自然地哼唱中国民歌，那才是我们真正的文化破壁。

(图片由宋诗依提供)

讲述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从工厂走向文学殿堂

忆工人作家董迺相

文 殷秀玲

上世纪90年代，我作为文学爱好者，常到天津工人文学社参加活动，在那里听到了文学前辈、工人作家董迺相的大名。我贸然登门求教，他也欣然接纳了我这个学生。如今他离世已二十多年，每每回忆起那段日子，仍让我觉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拜访文学前辈 遇见一位朴实老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董迺相在孙犁创办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园地里茁壮成长，出版了小说集《我的老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并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孙犁、梁斌、方纪、袁静等著名作家都给予过他热情的关注和指导，他还被推荐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后称鲁迅文学院)进修，是第一期学员。这段时期的学习，让他的文学创作水平突飞猛进，写出了反映工厂工人生活的话剧《飞雪迎春》，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我对董迺相心生景仰，更巧的是，他跟我同属一家单位——天津机车车辆机械厂，只是供职的年代相隔了几十年。我们的住所离得很近，骑自行车10分钟就能到。我想主动登门，拜师求教，可心里又很忐忑，想着见到董老说些啥，单凭对文学的热爱，能算货真价实的理由吗？我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是否很幼稚，觉得我只是个“小学生”。不过，我还是鼓足了勇气，1998年春节，我第一次到董老家中拜访。

那时候通讯没有那么发达，我事先并未联系，敲开门，先对自己的冒昧来访表示歉意，又说出自己是一个文学爱好者，与他同属一家工厂，来给他拜个年。董老听到这儿，显得特别高兴，立即为我烧水沏茶。他的身材高大魁梧，做这些事，动作有些笨拙，我赶紧帮忙，沏上两杯茶，坐定后，我们攀谈起来。在我看来，他就像我们厂里那些上了年纪的工人师傅一样，亲切、朴实，我紧张的心情瞬间释然。

董老谈到自己从小喜欢看书，读过许多中外文学名著。他说，作为文学创作者，要具备丰富的阅读经验，

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对世界名著都要反反复复地读，要做到能鉴赏、会评论，要读出真谛、读出味道，吸收其中的“营养”。

他即兴诵读了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声音洪亮，铿锵有力。我惊讶于老人的记忆力，竟能将辞藻精美的经典作品烂熟于心。

说文论典如数家珍 评说历史口若悬河

结识董老后，我便时常去家中看望他。董老的形象在我眼里渐渐清晰起来，那是一位将全部身心都投入文学中的老人，他总对我说，文学能让人梦想成真，文学能让人的生活变得充实，多姿多彩。

董迺相1926年出生，8岁时母亲去世，他开始四处闯荡，进厂当了工人。自从与文学结缘，生活开始改变。他第一次给《天津日报》投稿，就得到了著名作家孙犁的指教，亲笔帮他改稿、润色，鼓励他多写反映工厂工人生活的文学作品。

回忆起北京参加文学讲习所，董老满脸自豪。在讲习所，他结识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及铁路系统的文学爱好者，大家一起学习写作、交流经验，让他对文学的认知愈发清晰。

因为喜爱文学，他结交了很多文化界的名人朋友。作家方纪非常欣赏他，在创作上给了他很大帮助。他每年春节都会去方纪家中拜年，两人一起探索、研究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畅谈工业题材和反映工人生活的文学作品。画家王麦秆也赠送过他书画作品。

在我看来，董老的大脑里像是装了一块古典文学的存储卡，对文学作品的故事、人物、场景信手拈来，随时调取、输出，说文论典如数家珍，评说历史口若悬河。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他谈起《红楼梦》时，带着一种发自内心的快慰和崇拜。他说自己读过很多遍《红楼梦》，年轻时就喜欢读，到了老年，仍手不释卷，而且每次读都有新感觉、新体验、新收获，还要再读，永远也读不完，永远也读不腻。他统计过《红楼梦》中一共写了多少种“笑”，曹雪芹为什么给那么多人物设计了那么多笑，这些笑里面包含了哪些美学知识、礼仪文化，以及人物身份地位的级别之差？每个主要人物都有好多种笑，而且每设计一次笑的场面，都能进一步把这个人物的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只可惜，董老没发表过这类研究文章，如果他自己对《红楼梦》的看法、观点提炼成文，一定会给喜爱《红楼梦》的读者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夫唱妇随相濡以沫 关爱后辈执着文学

董迺相早期曾出版短篇小说集，书名就叫《我的老婆》，在生活中，老婆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我认识董老时，他的老伴儿已半身不遂，终日卧床，董老每天都要给她喂药、喂饭。董老脾气急，有时不耐烦了、拌嘴吵架，气得老伴儿掉眼泪。每到这时，他心里马上会自责，却不肯道歉、说软话。其实他总跟我念叨，觉得这辈子亏欠老伴儿太多太多了。看不出，他强硬的外表下还藏着一颗温柔的心，只是不愿在老伴儿面前示弱。

他的老伴儿生在清末官宦之家，念过私塾，通情达理。她是家里的主心骨，无怨无悔地带孩子、做家务，对丈夫更是“保姆式”的服务，为他的文学创作事业尽心竭力。她还保留了很多老规矩：

董迺相下班后，她会把拖鞋、茶水、烟都备好，几十年如一日；吃饭时，要董迺相先吃完，她和孩子们才吃。家里换过几次住房，她坚持给董迺相留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方便他写作，更不允许孩子们在屋里吵闹。

董迺相自嘲说，正是因为老伴儿多年来无微不至的照顾，自己才被宠成了不会干家务的“废物”，不能操持这个家。说这些话时，他的言词中流露出爱恋，眼睛里也闪烁着幸福的光。

董老非常关心我的写作，希望我多写反映工人生活的文学作品。他告诉我：“工业题材的文学作品能够反映、记录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要通过描摹产业工人的工作、生活，表现出我们国家

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经济政策下的发展横断面。工厂文化，是构成工业题材作品的重要部分，是工人文学创作的宝藏，同样也是我们天津作为工业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质。”

通过这些交谈，我理解了董迺相始終热爱工人文学的原因，更明白了一个道理——身在工厂，身边的工人都是我创作的源泉。我在迷茫中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方向。

董老始终关心我们厂的工人文学创作，欣然接受了厂工会结集出版业余作者作品集的任务，由他来筛选、审核工人业余作者的作品。这些作品散见于企业报副刊，时间跨度三十多年，在他的写字台上，堆起了两尺多高的企业报合订本，他要逐年逐期逐篇地阅读，精选出他认为满意的篇目。遗憾的是，董老选定篇目后，还没来得及编辑整理，就因直肠癌过世，那年他73岁。

之后，我接手了董老未完成的工作，参与编辑出版了《津浦文苑》一书。为纪念董老，我们把他小说《拔尖的姑娘》编入书中。时任天津市作协主席蒋子龙、党组书记张洪义及老作家袁静、杨润身等都对这本书给予了大力支持。

董迺相离开了我们，他的故事留给了后人。新中国成立初期，他的作品影响并繁荣着天津工人文学，他的文学创作精神以及他与作家们的友情，不仅丰富了他自己的人生，也让天津这片文学沃土开出了一朵绚丽之花。追忆往昔岁月，回想故人音容。结识董老的时间虽然短暂，但留给我的却是悠长的回忆。他点燃了我的文学梦想，让我找到了自信，认定了一个道理——工人作者在文学创作领域一定能闯出一片天地。